

義主國帝

日 幸 德 秋 水 述

與讀者

曹聚仁

像這麼偉大的著作，說是不能引起讀者熱烈的同情，不能鼓舞讀者的注意力，這是斷然不會的！

在二十五年前，中國學術界已有人來譯述這一類的讀物，真可使我們現在人十分慚愧！可是這書在那時思想界不會有過什麼影響，雖然它本身這麼偉大。二十五年來，這本書在一般人記憶線之外了！

這一回，我把它標點一回，再叫它和讀者相見，也不知一般人會注意到它否？這可用以致查二十五年來學術界知識之進步，測量一般人思想之進步了！假使這本書的確能和思想發生關涉，在思想界能引起一些波瀾，這一回的印行，總算是不辜負了。否則，我想將來總有一天，再有機會來和讀者相見！

「二十五年」，讀者看了「

」以為這是十分陳舊的了！不，決不！幸

德秋水所說的話，不但依然有「時」，且，三十年間歷史故實的證明，更覺得他的話是可寶貴的真理！他所担心的，在現在已一一成爲事實；他所期望於世人的，世人依然不曾覺醒而沉醉於惡夢中；他那時所感到的苦痛，在現在只有增加；他那時社會的不安，在現在也日甚一日；總之，他的話在現在仍是對症的良藥！

例言三則

一 東洋之風雲日急，爲天下之功名而發狂熱。世之所謂志士愛國者，皆豎髮裂眦，爭逐於時，而獨冷然而講理義說道德，其不以「崖山舟中講大學」相嘲者幾希！所以我知之而甘爲之者，實爲斯道百年計，忡忡不能自禁也！嗚呼！知我者其惟此篇歟！罪我者亦惟此篇歟！

一 全書之說，皆採諸歐美識者之苦言痛語；而於現時之德爾士多伊利拉重莫爾列白爾布拉伊昂爲最多。其餘有極進步之道義，抱極高潔之理想之諸氏，皆有所切偲。我不敢僭，故不題著而題曰述，以明非吾之作也。

一 是書雖眇小之冊子，見卑謙隘，不能詳盡，而頗能握其綱領，是可自信者。世間瞶瞶之徒，若因之而感知其多少覺醒之機，爲真理與正義得絲毫之貢獻，於願已足！

明治三十四年四月櫻花爛熳之候，秋水生識於朝報社之編輯局。

原序

人類之歷史者，自始至終，信仰與腕力之競爭史也。有時信仰制腕力，有時腕力制信仰；比拉多釘於其利士德十字架之時，腕力勝信仰之時也。西蘭之監督亞母波羅斯命帝王懺悔於梭德西亞斯之時，信仰勝腕力之時也。信仰制腕力。則時代光明；腕力壓信仰，則時代黯黑。

在朝之學士無人唱哲學以講調和宇宙之道，在野之詩人，無人唱平和以求安輯人民之規；而陸則十三師團之兵，劍戟燦然，以誇虎旅，海則二十六萬噸之戰艦機輪相觸，以煽鯨波；家庭紊亂，達其極點；父子相怨，兄弟相鬩，姑媳相侮；而其對外也，則自誇爲東海之櫻國，世界之君子國，帝國主義者實如斯而已矣！

友人幸德秋水君成帝國主義以示余。君自少壯，以一身而立今日之文壇，獨樹一幟，人無不知君者。君信奉基督，其憎世之所謂愛國心者最甚。君曾遊自由國，

知社會主義之真面目者。余得友如君，獨擅名譽，茲又有此獨創的著述，以紹介世之榮譽焉，何幸如之！

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內村鑑三序於東京市外角筈村。

帝國主義目次

與讀者

曹聚仁

原序

內村鑑三

第一章 緒言

第二章 論愛國心

第三章 論軍國主義

第四章 論帝國主義

第五章 結論

帝國主義

日幸德秋水述

武陵趙必振譯

第一章 緒言

盛矣哉！所謂帝國主義之流行也，勢如燎原，不可嚮邇。世界萬邦，皆匍伏於其膝下，贊美之，崇拜之，而奉持之。不見夫英國舉朝野之信徒。德意志好戰之皇帝，盡其勢力而鼓吹之乎？俄國者，非自稱其自昔傳來之政策乎？若法也，澳也，意也，孰不熱心於此乎？彼隔瀛海之美國，近亦棄其們羅主義而轉其方針。至於日本，自日清戰役大捷以來，上下之狂熱，如火如茶，如脫韁之悍馬！昔者誇平時忠者有言曰：『平氏者殆人而非人。』今之奉持帝國主義者，殆將作政事家而非政事家，國家而非國家觀之。彼其果有何德何力何貴重而致其能流行如此也。

夫經營國家之目的，在社會永遠之進步，在人類全般之福利；彼之專圖現在頃刻之繁榮，小數階級之權勢者，其於國家主義何如也？今日之國家之政事家奉持帝國主義者，果資吾人之進步者何在乎？與無吾人之福利者何在乎？

吾人之所深信而不疑者：欲求社會之進步，其基礎必待夫『真正科學的智識』而後可；欲求人類之福利，其源泉必歸『真正文明的道德』而後可；而其理想必在『自由』與『正義』而後可；而其極致必在『博愛』與『平等』而後可。夫古今東西，順之者榮，如松柏之後凋；逆之者亡，如蒲柳之先槁。彼帝國主義之政策果有此基礎源泉乎？果有此理想極致乎？如其然也，則此主義者實社會人類之天國福音也，雖爲之執轡，所欣慕焉。不幸而非如吾所言，則帝國主義之所以勃興流行者，非科學的智識，實迷信也；非文明的道義，實狂熱也；非自由，正義，博愛，平等，實壓制，邪曲，頑陋，爭鬪也。而是等之劣情惡德，不至於支配世界萬邦而不止，而『精神的』『物質的』皆受其傳染，其毒害之所橫流，非深可痛心者歟！嗚

呼，帝國主義，汝今日流行之勢力，於我二十世紀之天地，將現寂光之淨土乎？亦墮無間之地獄乎？進步乎？腐敗乎？福利乎？災禍乎？天使乎？惡魔乎？其真相實質果如何，孰爲細心而研究之？然而現在經營我二十世紀之人士，則以爲此真焦頭爛額之急務也。身列後進，不揣不才，嘵嘵不已，謹其聽之！

第二章 論愛國心

第一節

膨脹我國民，擴張我版圖，建設大帝國，發揚我國威，光榮我國旗，是所謂帝國主義之喊聲也；彼等之愛國家之心亦深矣！英國之伐南阿，美國之占菲律賓，德國之取膠州，俄國之奪滿洲，法國之征呼亞鎮達，意國之戰馬卑亞尼亞，是近日帝國主義推行較著之現象也。帝國主義之所向者惟軍備；爲軍備之後援者，則外交件之。其見於發展之迹者，非以『所謂愛國心』爲之經，以『所謂軍國主義』爲之緯，

以織成之政策乎？名爲愛國心，實則純爲軍國主義者，非現時列國之帝國主義通有之條件乎？吾故曰：欲斷帝國主義之是非利害，不可不先向其所謂「愛國心」所謂「軍國主義」加一番之檢覈也。然則今之所謂愛國心，若亦知愛國主義爲何物？所謂「巴多尼阿斯母」爲何物？吾人何故而擇一地而認爲我之國家？若國土者，果可愛耶？不可愛耶？

第二節

夫孺子墮井，匍匐往救，不問其遠與近也，不問其親與疏也，子輿氏之言，不我欺矣！若真愛國心者，則救此孺子於井底之「洗木哈西」也，惻隱之念與慈善之心，油然而並茂。美哉愛國心！純乎不雜一私者也。惟其然也，果有真正高潔惻隱之心與慈善之心者，決不以一己之遠近親疏而異之；亦猶人之救孺子，決不以己子人子而異之也。故世界萬邦之仁人義士，必爲支蘭士瓦路而祈復活之勝利，必爲菲律賓而祈其獨立之成功，其視英人若敵國然者，其視美人若敵國然者，所謂愛國心

者，果能如此否乎？

今之名爲愛國心，實則純爲軍國主義者。英人則必不爲支蘭士瓦路而祈勝利以損其愛國心，美人則必不爲菲律賓而祈獨立以損其愛國心，故謂彼等無愛國心則不可，然彼等究無高潔之惻隱心，慈善心；則其所謂愛國心，何其與救孺子之熱念竟不一致也？然則前之所謂愛國心者，醇乎與惻隱之心，慈善之心相背也。彼之所愛者，自家之國土限之也，自家之國人限之也；愛他國不若愛其自國，愛他人不若愛其自身也。愛浮華之名譽也，愛壟斷之利益也，其果公平？其果私乎？

愛國心者，又與愛故鄉之心相似也。愛故鄉之心雖可貴，然其原因，實有卑不足道者：垂髫之時，騎竹馬，舞泥龍，果解故鄉某山某水之可愛乎？既而遠適異國，隻影無儔，於是懷土望鄉之念漸次而生，則以外感之激刺之也。夫東西蓬飄，南船北馬，熱心壯志，幾許蹉跎；世態炎涼，人情冷暖，無不躬焉歷之；回憶慘綠少年，鬪雞走馬，昔日之愉快，時復影現於其腦質中，故邱首之慕愈切。行旅艱

難，風惡土異，停杯投箸，不能下嚥，萬人海裏，無半面交，父母妻子之愛念，不禁其發達無極矣。故彼等之愛故鄉，實由其嫌惡他鄉而起；其對故鄉非真有同情之惻隱與慈善，不過因對他鄉有憎惡也，故惟失意逆境之人，此情最甚；彼等之憎惡他鄉愈甚，故其愛戀故鄉之念亦獨切。雖然，愛戀故鄉之念，亦不獨失意逆境人也；得意順境之人亦有之。然細察其所以然，得意人之思慕故鄉，其心事更卑不足道。彼等不過欲炫其得意之事於其鄉黨之父老故舊耳，其對鄉里果有同情之惻隱與慈愛乎？不過爲其一身之私意而已！虛榮也，虛誇也，競爭心也，是私意之所專注也。古人之言曰：「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錦夜行。」是語也，揭其祕密之鑿衷，破其污穢之鄙念，已燭照而洞然矣。

今之愛戀故鄉者曰：學校必立於吾之里，鐵道必出於吾之郡，是猶可也。其甚者且曰：總務之委員必出於吾縣，總務之大臣必出於吾州。彼等一身之利益，必不出於虛榮之外，其對里鄉，果有同情之惻隱與慈愛乎？故有識之士，洞幽徹微，所

不能不仰天而太息者也！

惟其然也，故彼之愛國心，其原因動機，皆與其愛戀故鄉之心而一轍；則彼虞芮之爭，真愛國者之好標本哉！彼蠻觸之戰，真愛國者之好譬喻哉！嗚呼！噫嘻！真天下之可憐蟲哉！

吾於是乎思：昔者巖谷某揚言於國，益之親王（？），勿笑之矣；彼於東宮大婚之紀念美術館，約千圓之附寄，卒履其約，勿笑之矣；天下之所謂愛國者及愛國心者，於巖谷某，亦五十步百步之差耳！吾請質言之：愛國心之廣告者，唯一身之利益也，虛誇也，虛榮也，若是而已矣。

第三節

『何須分黨派，惟知有國家。』

"Then none was for a party,

Then all were for the State."

此古之羅馬詩人之所誇揚贊美者也。何以知之？彼蓋利用黨派之智，非真知有所謂國家。彼之所謂國家者，爲敵國敵人耳，爲迷信而憎惡敵國敵人耳。

吾非無所見而云然也，當時羅馬之多數貧困農夫，養少數之富人，或從其富人赴其所謂國家之戰事。吾又見其臨戰之時，勇猛奮進，冒矢石，躬兵革，而不顧身，其忠義感天地而泣鬼神。吾又見其彼等幸而戰捷，全身歸國時，其因從軍而負之債務，積不能償，遂自身陷於奴隸之域。吾且見其當戰役之間，富者之田畝，常屬其臣屬奴僕任其耕耘灌溉，而貧者之田，全委於荒廢靡蕪，而債務由是而生，而自買爲奴隸。嗚呼！果誰之罪歟？

彼羅馬國之所謂敵國敵人而憎惡之者，彼敵國敵人縱爲彼等之禍害，未必出於其同胞富者之上也。彼等爲其憎惡敵國敵人之故，奪其自由，奪其財產，而陷於奴隸，果孰使彼等而至於此乎？實由於其同胞之所謂愛國心而使之然者，此非彼等思想之所及也。

富者因戰而益富，因臣屬奴僕之日益加多之故也；而貧者亦因之而益貧，詰其何以故，誰曰爲國家之戰事耳。彼等爲國家之戰事而沈淪於奴隸之境，而猶追想討伐敵人過去之虛榮，以誇揚其勳業，以銘紀其功名。嗚呼，是何等之癡愚也！古羅馬之愛國心，其實如此！

於古希臘，吾又見有所謂耶羅德之奴隸者，既事於兵，又事於奴隸；而猶慮彼等身體強健之過度，彼等人口增殖之過度，爲其主者任意摧折而殺戮之；而彼等爲其主而出戰，勇敢實無比，忠義實無比，而曾不知一倒戈而恢復其天賦自主之權。悲夫！悲夫！彼等之所以然者何也？其於外國外人，卽彼等之所謂敵國敵人，以爲憎惡而討伐之，誤信爲彼等之義務也，誤信爲無上之名譽也，誤信爲無上之光榮也，而不知其爲虛誇也，而不悟其爲虛榮也。嗚呼！此等之迷信，彼等用以爲虛誇虛榮；愛國心實不過飲腐敗之神水之天理教徒也；而其毒害更有過之者。然而彼等憎惡敵人之甚，亦不足怪也。蓋人生當未開化之時，其智識去禽獸不遠，無所謂同

仁：無所謂博愛，自原始以來，愛憎之兩念如糾纏之相纏，如環鎖之相連也。不見夫禽獸之在原野者乎：爪搏牙噬，同類相殘。而一旦與夙未相見者遇，忽而畏懼震恐；由畏懼震恐，即生猜忌憎惡；由猜忌憎惡，於是而咆哮，而爭鬪，而結其相殘之同類，而抗爭其公共之敵。彼等當其抗爭公共之敵之時，其同類互相親睦之狀，怡然可掬，油然相親。若彼等之禽獸，而謂其愛國心，是耶？非耶？古代人類，蠻野之生活，非若是哉！

蠻野人類之生活，同類相結，以其自然之戰以戰其異種族，彼等之所謂愛國心也。然其灼然可見者，彼等之團體，忽結親睦之同情者，由其所遇之敵而生也；唯其對敵人有憎惡之反動，因其同病而始有相憐之心。惟其如此，則所謂愛國心者，即討伐外國外人之榮譽之好戰心也。其好戰心者，即動物的天性也。而此動物的天性，即好戰的愛國心也。是非釋迦基督之所排，而文明理想之目的所不能容者歟？

哀哉！世界人民，尙能於此動物的天性之競爭場裏，送過十九世紀也；近更依